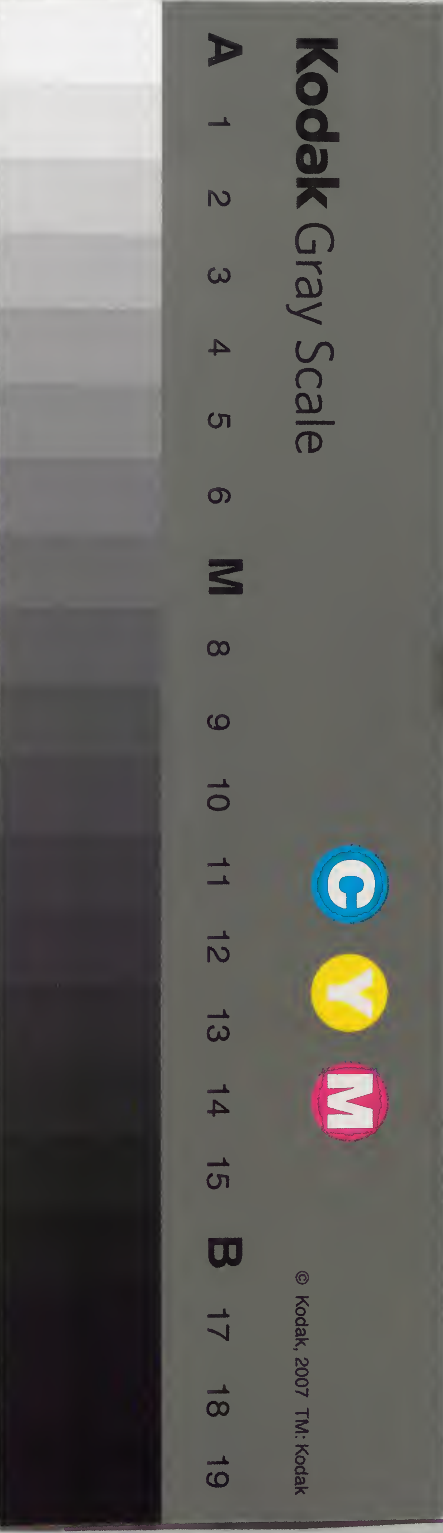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三四〇號
 二六六函
 八六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三四〇號
 二六六函
 八六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40
冊數	8	(7)
函號	277	111



三刻刪補四書微言卷十一

華亭赤城唐汝諤士雅父輯著

朱子曰孟子見滕文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沈無回曰人即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性善上加得分毫人々此性人々此善即人々堯舜矣又堯舜性之々聖不假安排全露本來面目以之證性善更無可疑○李見羅曰孟子與世子千言萬語不止一言而約其旨只道性善○世子之復見還是自信不過想疑吾性雖善如何便做得堯舜故孟子言世子不必二三其意天下道理只得一個歷々引

証使知聖人必可為教他狠下手只是為堯舜更無別法○吳
無障曰道一而已是把吾人之性與聖人之性比較而見其無
二故曰一○李見羅曰道性善與道情善天壤懸隔從性上說
故一之到情上善不善雜出便二之矣○成矚節俱要意氣激
昂有敢作敢為的氣象獨顏子口氣稍別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
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笑來均此人則均此性
只怕人不為耳全在想像模擬上着力○吳因之曰周公嘗言
文王我師此在周公不足怪你看公明儀怎地位而曰周公豈
欺我哉全要模寫公明儀信周公意象出孟子特借以警發世

子欲其信予言非欺也○徐倣弦曰孟子引若藥二句已預為
文公慮了如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阻他欲行井田便有
許行來壞他非是勇往不顧安能行得所以一則曰是在世子
再則曰予力行之皆此章末二句意也○沈無回曰瞑眩之說
正教他勇猛從性上做工夫下章喪禮學校井田皆性善作用
處

滕定公薨

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箇大原大本自
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

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然學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
闊而於大經大本之際酌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亦可以義起矣○姚承菴曰世子聞性善之說牢記在心值
親之喪真性發見故有之鄰之問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
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時之人心緊要只
在親喪固所自盡上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哉句與
此應○王季木曰固所自盡未着世子身上言人子遭親之喪
這點心固其所欲盡而不假勉強者乃天性也曰盡見不可一
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然非勉強世子口氣

○吳無障曰前三年之喪一段重一禮字後君薨一段重一哀
字故反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以下致其哀也○
焦漪園曰禮喪父三季喪君三季示民不疑也定為三年之喪
連父兄百官亦須服三年故不欲○徐徹弦曰魯文公禫制未
終而思娶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魯至文宣允幾世矣故知不
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言從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
益遠則以壞法為祖矣○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
意蓋曰吾上世以來有所傳受即謂先祖也此其意未嘗不是
但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夏九範曰上有好者謂好

三才冊初得言 上卷 三
以禮自盡○王觀濤曰世子自恐格於群議故曰不能盡大事
是在世子就斷行古禮言○李貞菴曰五月以下一是未葬時
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有好必
甚處○可謂曰知心裏道可而口中謂他知禮可字應前不可
而言

滕文公問為國

沈無回曰通章只重民事不可緩蓋民事之急莫過恒產而制
產在復周初所相沿之助法而行助法莫先於定經界前段雖
以世祿並言其實世祿與助法相表裏世法行則助法不得不

行後段雖以制祿並言其實穀祿亦即井田中公田撥其穀以
為祿分田始可制祿亦非二事也設為庠序節亦與百姓親睦
意同謂恒產制而恒心可復耳總只重民事上○徐倣弦曰孟
子本意只歸重急於行助以養其民上若以教養對說則失本
枝之辨若以君子野人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貢助對說則
又失立言輕重之辨戰國之君只要富強誰把民事在念頭上
孟子說不可緩是欲文公做第一件事看且國以民為本即民
事就是國事舍下分田制祿等意在引詩雖言百姓自家不敢
緩而七月之詩正上邊人重民之事而形之詠歌者也○王觀

濤曰不仁罔民便是為富賢君恭儉便是為仁故下引陽貨之說○焦漪園曰本重取民有制而兼言禮下者蓋設官亦是為民養賢正欲撫字且恩祿為民所自出而不至多取其意亦歸於厚民○吳無障曰夏后一節只重取之制不得以五十七十百畝為制產而以貢助徹為賦法將君民判作兩開者其實皆什一見三代賦民皆無過制之取也○朱子曰嘗疑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澮洫之類大段費力若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此理○徐倣弦曰天下國家多壞極而有事孟子云暴君代作棄田

以為園囿疑夏之貢壞於孔甲履癸故殷不得不助殷之助壞於紂故周不得不徹周自宣公變之商鞅壞之意疆界亦無存者不然先王決不好為是紛更也○季彭山曰貢助徹本無三田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謂之貢就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謂之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詩曰徹田為糧當時已謂助為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義耳貢猶今之計畝收租助猶今之就田分稻由貢法必欲取盈故殷改為助由公田之入益薄故後人又變助為貢以取盈孟子專意欲行助法故以夏后之

貢起穀之助以見周亦用助之意○徐儆弦曰國都之立因山川形便如國立於平曠則鄉遂在平曠之地如在山藪則鄉遂便在藪中即今郡縣觀之可見○蘓氏曰作法始於粗終於精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亦有司稼之官延野視稼視年之上百畝出欲法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爾○焦漪園曰數歲之中豐歉不一難以為常惟就中校量其所入酌一適中之數立作常法○王觀濤曰樂歲非寘取

也拘於常數也凶歲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吳無障曰凶年取盈雖說貢法苛刻實隱隱形出助法之善蓋助則公田為君子所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自當之安有流弊至此○蔡虛齋曰狼藉言粒米饒多棄捐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之意○方文伯曰計其所入尚不足補糞田之資○湯霍林曰世祿滕固行之正謂既曉得要去禮下而於取民何可不知後井田經界之正亦只說分田而祿自在其中○徐儆弦曰觀之舊籍既廢之餘則世祿為僅存之典觀之新法方行之日則世祿為首舉之規蓋一是既行世祿則助法易行一是既行世祿則

三刻冊補遺言 且孟卷一
助法不得不行兼有兩意在○滕行世祿只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之正取民無制者也○引詩不是證助法之善亦非謂滕當法祖也但恐文公疑助之難行故言當時法雖盡廢試就兩我公田之語想像起來是雖周且用助之實相沿至今其為當行明甚○蔡虛齋曰舉庠序學校聽文公自擇非欲其兼設此四學也○吳無障曰庠者三句內隱之有明倫意在以其大有關係故三代各取一義以名學○王觀濤曰人倫明於上只上之人設教以明之小民親於下是人倫之內各相親睦非尊君親上之義○游立軒曰有王者二節總是欲其行王政也上

言身雖未必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反天下之言雖不興王於當時亦足以興王於後世○李九我曰滕國規模從此一新便是天心所向處○徐徹弦曰孟子於齊梁之君即許之以王於滕文只許之為善為王者師是大段有斟酌○吳因之曰井田全在公私內外之界限若此處不明成甚麼井田故此以經界為始孟子初意只在取民有制及小人分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小人不得不兼舉而互言之○饒雙峰曰直者為經橫者為緯溝洫途道途封土墾植種木為界○李衷一曰周人百畝而徹似兼貢助言不知

徹字原無貢義自衰世廢助為貢一時不能驟復故孟子論其
施為之漸謂於野外就行九一而國中暫且什一以待徐行耳
非指周人原制也○徐徹弦曰國中自賦如今附郭民居稠密
雖有空地難畫井田而國中之地幾何蓋為井田者什九不為
井田者什一非以國中野外中分之也又非國中專險阻野外
專平曠也○季彭山曰九什是分田兩一字是制祿助謂野人
出力以助耕不勞官也自賦謂君子就田以取稅不勞民也圭
田是鄉大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是先王之特恩也
○徐徹弦曰圭田是祿外之祿所以厚其臣餘夫之田是田外

之田所以厚其民五十畝者準百畝而中分之也二十五畝者
準百畝而四分之也皆起於井田之制也○王觀濤曰死徙節
承上言井田既行不惟善民生而又善民俗非只申言助法之
善也民惟死徙相安災難相恤人心自固結不解此正見先王
以良法美意聯屬其民處○吳無障曰鄉田同井言一鄉之中
其田不下萬井而總之無不井之田則總之為八家同井者也
○焦漪園曰方里而井言就此一里取方而為井也井九百畝
言就此一井分之為九百也累而上之皆如此制○姚承菴曰
先公而後私正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乃所以別其為野人也

三刻刪補錄言 上卷
即此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一君子解便不是○吳無障
曰當時助法之廢已久一旦振舉也直頭行不得須多方委曲
變通乃可孟子什一使自賦已明開潤澤之端矣○饒雙峰曰
前面說的是個硬局子到這裏須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
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徐岩泉曰在君與
子是孟子重屬望之有千載一時不可虛過直須再見三代之
盛治意○徐傲弦曰孟子於喪禮雖曰未學亦自有喪禮根本
在胸中井田雖曰大畧亦自有經界規模在胸中故然友畢戰
之問皆能以識其大者應之如有用哉執此以往矣

有為神農之言

王觀濤曰通章以並耕為主末同賈之說特因其所適而關之
不平重○徐傲弦曰首言並耕而食後遂逐段分瑣直至亦不
用於耕耳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變矣是
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併闢許行
之治市○又曰厲陶冶厲農夫本厲民自養來治人治於人治
天下等俱本養食而治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俱本並
耕而食來當堯節以下諸憂字俱從勞心字生來○沈無回曰
許行是個奇人他說神農是個開天闢地治天下的大聖人如

何不學却只在帝王腳下盤旋局面便小即精粗同價亦自有
說彼謂使舉世但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自然巧偽不生
詎知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可以結繩之治之也故孟子歷舉
堯舜事以破之○行以憤世嫉俗之心濟以偏僻詭異之見而
又託之遁不知之神農令人莫可究詰耳只着一為字便見是
許行做出來非復神農之言矣○季彭山曰神農時事簡民淳
君民一体忘尊貴以親民事宜或有之但不至漫無君子小人
之別耳○衣褐便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為食便見自食
其力意此其並耕而食饗食而治隱然寓衣食間矣○徐敬弦

曰人怕先有根子在身裡邪說便乘之而入陳相負耒耜之滕
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入之挽矣故見許行而大悅○叙陳
相與弟辛而必提陳良之徒耒即伏後倍師一段公案○王觀
濤曰未聞道只寬說暗與神農相關○吳無障曰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言不取之於民也滕有倉廩府庫則已取之於民矣且
不消說起分田制祿只此一件便是屬民大都許行只要將耕
與治併在人君身上去使君子小人混然無別孟子闢他只要
將耕與治分作兩項故曰獨可耕且為與○又曰孟子闢許行
只拿定自身且不能兼為辨難發端張本○素即帛也古詩云

故人工織素之只質素無文○以粟易械器四句不是寔語只承上害於耕來言自織自為既害於耕而不免相易難道農夫與陶冶相易亦可為相屬不成只將三不屬農影着滕君說非謂農工相易亦許子所昧也○王觀濤曰何不為陶冶言即取是於已何等省事此與何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與害於耕相對連上俱詰問之詞○周用齋曰且許子四句將三何字疊之推說言許子既欲並耕而食饕餮而治則必將自為陶冶舍皆取諸宮中而用矣許子何不自為而用乎既不能然則不免交易許子何乃為此紛之既欲交易則不免於煩何許子

不單煩若此○夏九範曰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一句折盡下文但是其說○蘇東坡曰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大小不能相兼姑置勿論且只就人一身所用而百工所為那一件少得如件件自為而用即小人亦有不能兼者何況大人○吳無障曰大人小人截然兩樣人自是截然兩樣事見天下原有一種勞心的非必皆勞力也勞心者治人則獨當其勞之力者治於人則反享其逸故治於人者須出賦稅以供給上而治人者但見食於人而已意只相承不宜對說○又曰或勞心六句正見治天

三才圖會卷十一
下者但治而不耕以反上耕且為之意蓋許行倡為並耕以陰
壞孟子之法故孟子分別個勞心勞力正欲岐而二之非欲互
而合之也集註乃所以相濟非正解○吳無障曰當堯五節摠
見堯舜諸人只致一汲一去幹治人事更不惹着食人事即引
証或勞心數語意○焦漪園曰草大得水便暢茂禽獸得草木
便繁殖草木禽獸是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人
民稀而禽獸衆徧中國皆為獸蹄鳥跡之道矣然摠之因洪水
氾濫來○道路梗塞雖神禹無所施功水土未平雖后稷安所
樹藝民方艱食即契又何以興化故舜之敷治先使益掌火次

使禹治水次使稷教稼次使契明倫看聖人施為緩急是何等
有次第○吳無障曰三過不入謂禹做那疏濬決排的事十分
忙迫雖家且不暇顧也方與雖欲耕得乎相關不入只是勢不
得入不重聖人之心自不欲入○說后稷教民稼穡見只教民
為之六非自為○徐巖泉曰五穀熟句只是起下文謂聖人雖
民人已育然不肯放手○吳無障曰有父子君臣等便自有親
義序別信的道理乃人秉彝之性故曰人之有道性本固有安
得不啓迪而訓誨之聖人承放勳禽契來當作堯看然舜禹等
可以意推○使契為司徒根上舜使益來但舜特承宣堯禽其

制誥之類寔自堯出故下又說放勳○蘇紫漢曰天下人只有三等有善者有惡者又有中人尚出入於善惡間者故勞來以勸其善匡直以懲其惡輔翼以匡其不逮即此就是德惠○袁了允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心得易蔽而難常惺故又須振作之使天理不昧耳○徐岩泉曰又從而振德者恐其得而復失常要提撕警覺乃教民之德意也○吳省菴曰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今日禽益禽禹明日禽稷禽契那有工夫去與民並耕

沈無田曰當堯之時至暇耕乎說已極透忽轉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一段見聖人所為遠過並耕萬○焦漪園曰人惟自己身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若天下之民與已無關何憂之有堯舜不以天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已不得舜禹臯陶却引為已憂萬物一体之仁見矣○惟堯得舜而天下治舜得禹臯而堯之天下得以分治故自後人追論之而知堯舜當初所以汲汲者只以不得此等人為已憂也○陸平泉曰堯為天下擇君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徐岩泉曰仁不出忠惠之外但忠惠至此已無可名狀也且上止說人下便說天下其廣狹較然而又自分之自教之更覺難備所以不

若為天下得人之大○挈天下與人豈是易事正欲借來形出
得人見堯舜擇一人任天下之重尤為難得難在仁字上見其
恩惠廣大教化無窮不亦難乎難是贊語不作知人不易者○
盧未人曰大哉君哉不重贊其德業之盛只是蕩言忘言魏
不與似皆無所用心者以反起用心之語耳○豈無所用心只
空說其用心於得人意自隱然在亦不用於耕內○湯霍林
曰據許行之意方謂野人不宜養君子而孟子引堯舜來折之
正要用君子去治他但用得其人便能仁覆天下不消並耕得
○吳無障曰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不可學並耕之說

不可從也前後只一意○王觀濤曰夏以教言夷以習言變夷
還主變化別人不得拘以陳良作自變說良能以夷從夏相反
以夏從夷舉以相形總是說他變得不好○徐徹弦曰首言悅
周公仲尼之道而昔者節與仲尼應魯頌節與周公應且許子
楚人陳良用夏變夷即是楚產周公荆舒是懲亦是楚事此文
字中之一奇也○未能或先言北方學者雖素服周孔禮義之
教亦未必能過之只好與他一般只或字可玩彼指陳良不指
楚說○相嚮而哭與獨居三年總見聖門之厚師而游夏之徒
只將來引起曾子不另作厚師一段然欲寄哀慕之心於有若

亦豈真欲倍師者不可說壞他○袁了凡曰門人尊有若只在言行氣象上觀曾子信夫子直就心體上說以此相形便見曾子不可及○徐岩泉曰濯以江漢至清而不可汚暴以秋陽至明而不可掩只說他毋意必固我而用舍行藏處絕無纖瑕勿以明著光輝分貼○吳無障曰本文原不以江漢秋陽喻聖德即云江漢濯出來的亦嫌着象湏就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處想像夫子之道德直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的模樣潔是十分潔白是十分白天下更誰得而尚之○出幽遷喬只借詩言反之不必粘着鳥說○李彭山曰膺我狄本周公事故孟子兩

言及之說者以為事本僖公似誤○方文伯曰曾子不肯師其似聖者而相乃逆其非聖者不異謂何況夷又周公所必膺而以夷變夏何變之不善若此○吳無障曰精粗美惡不分亦借以陰壞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言物情不可齊物價不可並亦借以明君子野人不可混也兩邊話頭總是前意○古人以二歲半為一尺○焦漪園曰長短以夫尺說輕重以權衡說多寡以斗斛說大小以形体說○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巨屨與小屨同價只假借言之以明精粗美惡之難混耳獨言屨者緣許行是箇捆屨的人業在其中所嘗身親

較量其賈故就其明者通之○長短等易見而精粗美惡難齊
許子所謂莫之欺者正其欺之府也○焦漪園曰物之不齊由
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倍蓰等是精粗美惡相去
之數不是賈的多少有一層甚一層之意

墨者夷之

儒者之道理一而分殊墨子之道二本而無別故從儒之說則
以其所厚及其所薄而自無不貫從墨之說則所厚者薄所薄
者厚而反有不安夷子之求見孟子正其逃墨歸儒之概而曰
今吾尚病者其距墨之心也曰吾今則可見者是其歸斯受之

之心也託之徐子而不面相折難者則不欲輕屈吾道之尊也
○夷子不來是教他不必來不作叙事說吾今則可見明之為
他來意之誠然只渾融還他直猶直說一般且直之者未即見
之也且字可味○豈以為非是而不貴口氣了而不了有使他
自猜自疑之意一則喚起所賤事親一則照下掩之誠是看或
不作是非之是即指上薄道言謂其本心必然以為非此則不
貴意終不安○所賤事親孟子特以此提醒他一點厚莖念頭
言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何為若以薄道為是則厚莖又
何為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孟子以此激動他所以夷

子聞言即悟○沈無回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無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夷之雖漸於墨教而厚葬其親曰施由親始皆發於一本而不自知者特習聞愛無差等之說誤之耳○朱子曰施由親始乃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然把愛無差等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吳無障曰施由親始始字雖似有先後然只施此無差等之愛耳不可便謂厚其親如何便宜厚葬明是遁詞○姚承菴曰以若保赤子作愛無差等解是其溺於墨氏之教處但夷之原慕儒而來非執其說以角勝者○焦漪園曰此言何謂不是問詞言保赤子此愛保他

人亦此愛之以為是愛無差等之謂也但謂之若保赤子則保赤子還在先是愛之施由親者始此吾所以厚葬其親耳○吳因之曰原夷子引儒之言意欲倚重儒道借以自解初非援儒入墨即其施由親始亦將來釋己之厚葬雖是遁詞還是他好處故孟子不攻其說之自相矛盾乃引進夷子意居多○徐儼弦曰親其兄子一段是折之以人情天之生物一段是折之以天理蓋世上一段是又發其一本之真心也○曰鄰之子則於已稍近曰兄之子則於已稍疏然猶必有差等何況吾親與他人此孟子立言激射處○王觀濤曰二本主夷子心下二視之

說謂情不鍾於父母而中有二心也但語近戲劇令渠汗顏○
朱子曰視其父母無異路人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胡雲峰
曰使之一本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夷子
二本非天矣○其次崖曰人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個故曰一
本○李九我曰孟子以為他不必為此遁詞這厚葬正是他的
好處不見上世之人未有葬埋之禮嘗棄其親却又心上過不
去從而掩之夷子之心亦只如此○孟子論薄葬之慘如委親
於壑一般而又言他日過之徘徊往復戀之不忘打動他不忍
終薄的念頭見他正是仁人孝子用心處如何倒說愛無差等

○上世事大都眇茫憶度兩蓋字俱想當如此意其類有泚晚
而不視俱是他不識不知中良心發見處若稍涉情識便非上
世人的光景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我棄親如此而發愧也
乃吾中心自然不忍而發之面目耳註非為他人之人對己之
中心看在他入之人對己之至親看○沈無回曰上世人之掩
親與夷子之厚葬其親皆是發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
誰說他不是知厚葬之為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
掩之誠是作寔說亦必有道即暗說葬埋之禮○之是夷子名
俞之乃惕然警醒有悟今是昔非之意如夢忽覺如醉忽醒言

三刻冊後得書 上孟 六
真若稟命令一般只說教我便不得憮然一段光景○胡雲峰
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
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孟子
所以闢之

不見諸侯

姚承菴曰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後世貪慕富貴之為
但於枉已直人處看得欠分曉如何能直得人於此不勘破未
有不惑於功名之說○王季木曰今一見之便舍不待其招意
所謂枉尺也王伯滾說正見直尋處兩宜若字有不敢自信之

意在○金仁山曰古者無紙札文字之繁但以所持之物為信
○張南軒曰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
蔡虛齋曰不忘二字宜活看只拚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
死○夏九範曰據此則招之斯可往矣又曰召之則不可往見
看來招與召自有別○朱子曰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
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沈無回曰前面破他一利字後面指
出一道字正見利伸則道屈行道者斷不可襟一利心也○梁
無知曰枉尋直尺亦就其言反之耳枉已豈止於枉尋若不能
直人何直尺之有讀孟子文須看他一步緊一步處○孟子言

三才刑補後言 上孟
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為難道計利至此
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蓋甚言必不可為也非窮其流弊之
說○王觀濤曰亦可為與還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
利而不可為也人多以得不償失言非是○焦漪園曰凡田獵
驅逆禽獸未必適當車前或左或右惟射者自左右迎射之耳
嬖奚不能故終日不獲一○以王良而蒙賤工之誚或以告良
亦為良不平耳復請只欲自顯其奇亦非是他屈法處○朱子
曰詭遇獲禽與行險僥倖不同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
做人不敢做底○董思白曰御者為君子之後似難責以羞惡

之心者而且知羞愧何可以君子而獨無之○王觀濤曰得禽
若丘陵暗應枉尺直尋彼指諸侯說○徐倣弦曰枉已未有能
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
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
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

公孫衍張儀

沈無回曰戰國游說成風天下之勢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方伯
而總歸從橫之士故景春艷之其實皆順陽押闔窺伺人主意
旨而為之此孟子所謂妾婦也○二子一怒則諸侯懼使其安

居則天下熄蓋二子不出誰把利害之言恐喝天下天下決不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要在上句看出此意不然二子本遊說之士那肯安居○冠儀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方文伯曰往送之門就自己之門說婦人不出閨門往是于歸之時情不忍別故直送之門○吳無障曰以順為正四字說盡當時遊士的心曲一味伺人喜怒而不勝其諧媚順從何無丈夫氣也不深不移不屈言任是翻天覆地再恐嚇他不動蓋特著其確然不易之守正與以順為正相照看○

李九我曰居廣居三句純是德性都就心体上說心無狹小便是居廣居心無偏倚便是立正位心無邪僻便是由大道不必以仁義禮實之○湯霍林曰前說丈夫之冠父命之而不及所以命丈夫之事正在後一節看他說廣居又說箇天下之廣居寔是天地古今不朽的道理是何等樣大後只守此不失耳以涵養操持分者非○徐岩泉曰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此三者的雄壯處憑他震撼擊撞都打不倒○志有得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日故吾自有道我可獨行原不藉之人以行○安往而不得志哉○王觀濤曰大道

三刻刑刑微言 上孟 道字是道路獨行其道之字是道理兼上三者言
古之君子

周霄本是諷其難仕的主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誠謂世
有本不欲仕者斯亦無怪其然惟意本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
人不可解○吳無障曰首四節要模寫他汲汲欲仕的意思末
節要模寫他雖然定守的意思○徐倣弦曰皇皇如也連出疆
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其意欲行道也三月無君則吊以已
仕而失位者言重祭祀也○又曰仕之失位猶失國自本國而
言士之仕猶農之耕自出疆而言○王觀濤曰諸侯耕助四句

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餘皆孟子解禮如此○焦漪園曰不
敢以祭者恐其褻祖考而反為不敬也○蔡虛齋曰不敢以宴
蓋因不敢祭而遂不敢自安有焦然抱恨之意乃見其可弔處
○饒雙峯曰四時有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吊○士之
仕也三句不作兩截正將農之不合耒耜顯出仕之必載質耒
猶農夫之耕就下句見舊謂士之欲仕如農之欲耕誤矣○未
嘗聞仕如此其急不是寔語言我也不惟道仕是這等急的意
原重在急仕上○人皆有之是凡為父母者皆然○姚承菴曰
男女一失身則為父母所賤仕一不由道則為名教所不容至

於功業成不成又置別論○沈無曰曰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為道○杜靜臺曰雖三月無君則弔而苟非其道雖廢祭而可弔亦不恤也雖出疆必載資而苟非其道雖未得委資為臣亦不辭也○未嘗不欲仕雖與鑽穴隙對說然願字賤字出於父母國人的心欲字惡字出於君子自家的心非為怕人賤惡而然也全要得孟子不見諸

後本意

後車數十乘

彭更以為泰暗指無功說而孟子以為非泰亦暗含有功說至

更以無事而食為不可而孟子以守道開來為當食則士之功已不能掩而更之說始窮矣乃百工則論其功君子則論其志此不過欲逃其說於食志也然既曰食志而又不食踐瓦畫墁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二節反覆辨難只要歸到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上○徐儼弦曰以傳食是驛傳之傳如史記云田橫乘傳至洛陽是也○王觀濤曰泰只是過分通功云者不執定為此事然後享此功只彼此交相濟耳梓匠輪輿雖不曾種粟然有功於器用可以換得食來是其通功處○姚承菴曰於此有人焉句極重斯人何人也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斯人豈無事而食者哉○沈無回曰守字待字俱有理會楊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也○毀瓦畫墁舊以為病狂喪心之人非也只為其工甚拙遂至毀裂其瓦而畫壞其墁原其初志本欲求食但無功有害豈得哀其志而食之

宋小國也

吳無障曰同一興師動衆也用之除殘去暴則為王藉此以凌壓列國爭衡天下則為伯宋原欲伯不曾欲王孟子初不與他

分辨只極言王政之無敵而末點不行王政一語便本旨了然○徐徽弦曰湯之仁葛無利天下之心只是為百姓武之伐紂無害天下之心是救百姓觀本文自見○吳無障曰葛伯率其民以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而葛伯故行暴虐處引書仇餉正為下文匹夫匹婦復讐張本○葛伯只殺一童子何關天下之民命而湯獨為此舉兵四海之內人何為便知其非富天下要知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為伯者尚多何忍天下之民皆如童子之無辜見殺且誰寔君天下而任葛伯橫行至此故為匹夫匹婦復仇乃槩天下而言非只指童子之父母也○陸聚岡

曰紹我周王言昔事商而今繼事周也○徐儻弦曰蔡傳凶殘
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
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履湯之宗社謂之湯仇
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王
之事資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
不於湯有光也哉

孟子謂戴不勝

戴不勝在宋與碌者自別故孟子獨責望他非只說其薦居
州為無益也○舍華語而學齊音正是欲去不善而之善而求齊

不得便含下誰與為善意求楚不得便含下誰與為不善意○
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知之味一使字又可見居州
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莊嚴長幼尊卑不必與齊人與王
為不善者常多與王為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衆楚
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已○季彭山曰王誰與為不善
一段只是設言○張南軒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
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
不見諸侯何義

王季木曰通章重不見說意自相貫言如文侯繆公求見之切

則可見即不然如陽貨之先禮則亦不得不見若非求之迫禮
之先而遽往見則犯曾子子路之所譏豈知君子養重自高自
有必不可苟者宥自外於二子以隳孔子之家法也○沈無回
曰孟子後千載下目擊君貴士賤之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
不必如踰牆閉門之甚者故仰体當日情事而云然在殿干二
子固是士之正不可說壞他○夏九範曰孔子見陽貨全是聖
人應變處如何做得準則非真教人學孔子之不為已甚也○
焦漪園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欲有箇禮也大夫有賜不
得受則往拜其門往來之禮是如此陽貨不是大夫却以大夫

賜士之禮自處闕亡而往禮中有遠惡之義在○闕亡而饋不
可謂非禮拜賜而往不可謂非見但味豈得字亦有沒奈何處
蓋本不欲見而以禮故不得不然無非為禮屈也當時若陽貨
不先夫子豈輕見之○徐岩泉曰脅肩諂笑的小人費多少精
神打點直是可憐赧然乃神明獨覺處自欺不得病於夏畦
是勞於心其色赧然難掩於色說盡小人阿附苟容之態
○王觀濤曰明知可恥而明自蹈之有不可解者故曰非由所
知○吳無障曰由是二字最有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為
看得區之名義不甚緊要往之以色笑傲人乃二賢至痛恨之

若此是吾身有必不可毀之蕪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
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
為高者也○君子或欲推開不粘二子說亦自有見

什一去關市

王觀濤曰此章以革弊為主什一以仁農去關市之征以仁商
一是革履畝之稅一是革暴征之害何如二字自以更張有漸
言○王季木曰非義直指厚歛與征商言知字速字俱重蓋陷
於不知猶可無責既知之必貴去之必貴速弊政早一革一即一民困
早甦一日良法早復一日即惠澤早布一日如曰待來年將日

復一日等待何時○輔潛菴曰義利焉有两存之理若知義不
可而猶有吝惜之意則必終歸於悠々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

徐徵弦曰自堯舜以後世變愈趨而愈下一變而為洪水猶是
氣化居多又一變而夷狄猛獸則人事俱失不止於氣化矣然
猶是上虐下也又一變而弑父弑君則下逆上矣然弑君者止
亂臣弑父者止賊子耳又一變而揚朱墨翟則人々亂賊而率
獸食人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
洪水雖大是費力然是時只洪水一件又聖君在上諸賢夾輔

禹只行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便要去謀動干戈又是個
以臣伐君多少難處然周公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若孔子
則匹夫無權徒以空言維世之衰所以孔子又難似周公然猶
有魯史可因借以警動一世孟子則全憑口說連書也倖不成
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所處豈不尤難於孔子哉○姚承菴曰不
得已三字是一章大旨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的緣故一治
一亂重亂一邊○胡雲峯曰古今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
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

尋皆理之常也○焦漪園曰堯舜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
天非以警堯、六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警余此便
以人事挽回氣化處○王季木曰海為水所歸道六為蛇龍所
歸總之是順水與物之性而注之放之耳○王觀濤曰江漢南
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
時禹功蛇龍鳥獸俱帶說○饒雙峰曰必有邪說糊塗了個理
義然後暴行始作○王觀濤曰人害物害每、相連說沛即園
園澤即汚池討其君即是奄君○徐玄扈曰孟子說禹周公孔
子皆以在下者言見已承三聖之意其寔周公相武王節原以

三才刪補後言 上孟 卷一 世 武王為主引書言文謨武烈則周公輔相之功自在其中矣○
蔡九峰曰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
周密○徐岩泉曰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道微蓋邪正不兩立正
道既微世道亦愈趨愈下非世衰而何弑逆即是暴行兩有之
見又前世所未有也人類化為禽獸中國胥為夷狄禍又慘於
前矣○高中玄曰東遷之後天下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為制故
其為史亦皆自紀其所行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孔子作春
秋考文武之憲章而託之乎魯史筆削褒貶一以為準是為天
子之事○袁了凡曰春秋因魯史以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舜

以治水周公相武王以撥亂亦奉行周天子之事而已非如胡
氏實擅其權之說也知我易解罪我是誅亂賊而亂賊亦以誅
之者為罪也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重在都有
所警上不重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為亂非一治
而何○唐荆川曰當時纂弑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為是而見君
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
為弑即曲直了然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
了是非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彼刑戮
且不惧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

三刻刑補傳言 上孟 卷十一
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
惧也惧與不惧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攬括反覆如
翻掌舊以亂臣賊子惧於見書而知惧則所謂惧者既是有所
為而非真心且其所惧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
名義之人以為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惧此又只說
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
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弥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為害不小
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為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
十六條也○又曰弑君篡父人々知其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

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
心固隱然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存之心以消其勃
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賊惧焉而能自還也非書其弑以惧
之謂也○鄒四山曰橫議之橫強橫也與吾道相角而不肯
遜讓也○徐傲弦曰墨氏之始本以愛父母者愛他人而其終
也卒以待他人者待父母是求以兼愛而適以失其愛也揚氏
之始欲以舍人而為我而其終也卒以為我而率人是求以為
我而適以狗乎人也惡在其為兼愛為我哉○王觀濤曰充塞
仁義如荆棘塞路一般人將相食寔作相賊相賊說○徐岩泉

曰開字距字俱根禽獸說來必使邪說者不得作終是距楊墨
放淫辭之着寔處○徐儻曰在禹曰使禹治之在周公曰相
武王誅之而在孔孟則於亂賊之肆志楊墨之塞道特下一距
字見無奈之何惟有惧而已矣○湯霍林曰孟子叙述禹周等
而復揭禹抑洪水一段緊接我亦欲正人心分明以禹周公孔
子自任然前曰使禹治之先提起堯作主見主事在君周公相
武王亦提起武王作主孔子時周天子既衰微矣而猶曰天子
之事猶擁他虛名縛鎮壓得人來見得轉世道全在上邊人及
到孟子時列國分爭已無天子之權可假况到此時無父無君

人心亦不有上人上人焉得重孟子便假先聖做個名色好開
動他良心是又以禹周公孔子為主事之權也○又曰從孔子
以前的禍亂都在人身上從孔子以後的禍亂都在人心上故
孟子曰作於其心欲正人心都要從他根本處拔除得盡○徐
儻曰禹周公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若亂賊楊墨何與
孔孟而孔孟為之惧所謂畏天命悲人窮古來聖賢每以一
人之身擔當世界誠為此也○蔡虛齋曰誅紂伐奄不曾說有
夷狄或云如中國而行夷道皆夷也然滅國五十內焉知其無
又趙氏謂奄國在淮夷之北則是亦夷矣○又曰人心不正所

以邪說得乘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從而詖矣行既詖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吳無障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說下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只把三聖形出自己維世的主意○李衷一曰前曰孔子惧而後曰吾為此惧分明謂已所居之地即孔子之地所宗之道即孔子之道所遭楊墨之禍比亂臣賊子之禍為尤慘其歎：掉三寸之舌與天下婦二氏者敵誠不得已而惧孔子之惧也○吳無障曰孟子鼓舞人心言我與尔須大家去距絕他口氣甚急○王觀濤曰聖人之徒承上心正二字來蓋

其心先正便是吾道中之人所謂一脉相承者也

陳仲子

徐徽弦曰居食二字是通章骨子以仲子為巨擘是揚他仲子惡能廉是抑他是未可知也又含兩意此文字開闢處○又曰井上之李西山之薇同不食也然夷齊死義非以死廉夷死而仲不死故曰未能克其操○井上有李有此樹也人多以為一李之微則糟食寔者過半矣便說不去○方文伯曰將取也不將然之將不曰於天下士而曰於齊國士見仲子雖自附廉士只好在齊士中稔雄○徐岩泉曰孟子非責仲子為蚓也謂

三才冊初得言 止盡
人必不能為蚓即此便自行不去○王觀濤曰聖賢之廉只是
有分辨不苟取今仲子但以不取為廉其勢又不能一無所取
其操如何克得去充不去即仲子之廉仲子尚不能盡故曰惡
能廉○焦漪園曰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
未可知重不義一邊○高中玄曰以問交際章律之從來之義
不義本不當計者只為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從
來者反折之耳○蘇子謂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
而仲子所謂不可也以其辟兄離母之心不如是也○仲子以
世祿鄙其兄故甘心避去若離母未必其本心但欲去其兄不

得不併去其母耳○仲子素不滿於兄而他日偶歸乃遽然就
有饋其兄者故下個則字則固轉語之最急者也然饋於其兄
與仲子無干乃彼獨頓蹙而言故又着個已字或讀已為以反
覺其贅○夏九範曰到底不說他廉之不情而罪其不情意隱
然言外○是鷓鴣之肉不全是訛他見汝可以食即我可以受
亦有感悟他的意思○或曰匡章蓋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
介之行陳定宇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
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徐
傲弦曰吾於是而知齊之國論不定也匡章之出妻屏子則謂

之不孝仲子之避兄離母則謂之誠庶毀譽失真公論安在此
孟子獨察於衆好惡之中而為之表其心也然仲子庶士匡
章亦矜之矣若匡章者其名自忘其蒙不孝之名哉

離婁之朝

姚承菴曰聖賢說話是一口氣說去何嘗截斷此章總論為治
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
而其臣不可泄之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掇
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王觀濤曰別處論政多重在心此獨
重法為當時諸侯不遵井田學校等法故也○規矩六律總是

前古聖人所制彼離婁等特用法者耳非立法者也與竭耳目
之聖不同借來引起堯舜如詩興體至堯舜之仁政則法多創
始非必因襲前代○吳草廬曰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五
音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莫中江曰道是摠名
仁政即道中作用人但見堯舜能治天下以為其道大如此而
當時原少仁政不得或以道字偏指心非也○朱子曰是心是
王者言有是心而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非專恃此心而直可
以也○董思白曰徒善二字與仁心差別當照上看彼其仁心
矣而竟不收效仁聞矣而竟不見功此彼善之說也彼徒法不

能自行句只陪說○徐傲弦曰堯舜有其善必有其法如齊宣
梁惠之仁特良心暫萌耳豈能滿腔中皆是仁心○惟能率由
故無愆忘之過作推原說與詩旨不同○湯霍林曰竭字重看
言他曷謀廢置不知費幾番心思直是仁天下之心毫無滲漏
了故一竭之後再無工夫繼之口氣極緊○牛春宇曰心思乃
經畫所以治天下者仁政乃流布所以治天下者繼字本既字
來言既竭心思即從此心思竭處引續出來有是心即有是故
不費一毫氣力○蔡虛齋曰竭心思非懸空思之而已有寔事
工夫在或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

始亦足聖人而止非也仁政不用雖聖人亦何能覆天下○
觀濤曰仁者之人滿腔中都是仁心而行出來又必因先王之
道所以宜在高位播惡與貽惠稍別惡即不仁也臣民胥化為
不仁是其播惡之寔○蔡虛齋曰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
也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遵守也朝不信
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体皆無定準
矣漸說開來凡有位之人皆違道而行無不犯義矣由是至於
細民皆犯法而為亦莫不犯刑矣○方文伯曰先王之道統他
斟酌出來曰道揆以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有

條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故曰法守曰度總之則一也○朱子曰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上見言既玩視而不信也犯義見法雖不加而理則可咎矣犯刑非必入於吏議只不依法行便是犯刑當時已不信度安得有人刑之○姚承菴曰上既不仁而至喪亡無日全賴忠臣義士為之扶持乃天之方灑而猶然泄泄又安用彼相為上泄泄猶沓沓只引俗語以

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乃指此等人所為之寔如此○王觀濤曰事君無匡救之義進退無持身之禮此進退只以尋常出入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意○方文伯曰責難不是苦口逆耳孟子何嘗強君以難但先王之道便於天下不便於人主若見為難耳○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陳善閉邪即是做責難的工夫○沈無回曰孟子見時君儘有仁心仁聞可行先王之道者而其臣泄泄不急救正故發此論觀結局在謂之賊可見

規矩方員之至

方文伯曰此章以仁為主幽厲之鑒正以聖其法堯舜之心也
○徐儼弦曰此章前說堯舜後說幽厲中間却說個仁不仁不
為堯舜而為後世法必為幽厲而為後世鑒中引孔子語却是
分擔兩頭的○又曰為幽厲有甚不甚法堯舜亦有至不至然
雖未至於堯舜亦不害其為仁故只曰道二○王觀濤曰人倫
之至勿將至作高遠看只是的確不可移易之意而已矣三字
最重是一章血脉○黃葵陽曰舜之所以事堯與堯之所以治
民兩所以字便是仁若一不法堯舜便為慢君賊民跳出仁來
就是不仁了更無可躲閃處○焦漪園曰此章之意專在為民

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
也故繼以暴民之說○趙邠卿曰殷鑒在夏以所代為明鏡也
三代之得天下

此章以國之廢興存亡作主孟子本警當時諸侯而先論三代
見非特天子不保四海已也下又自諸侯而歷推之○袁了凡
曰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不至於亡言必死亡通承不保四
海以下蓋統其廢興亡者而甚言之也○沈無回曰二以字及
所以字是得失廢興存亡之關換處

愛人不親

三刻刪初微言
下通
世
姓承菴曰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責已此小設施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林次崖曰立紀綱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就吾條理治人也若人不為我治必是智識未到所以治人者猶未合天理當人心也故反其智○焦漪園曰三反字不是徒反必有益盡所未盡的工夫○王陽明曰學須反己若只見自己不是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只是不見象不是○莫中江曰行有不得不必推廣說當看一有字如不親不治不答有一於此便當反求○立月林曰看一皆字見無時無處而不然○王觀濤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不重極言其

效只吾一身而可以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耳○饒雙峰曰永言配合是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吳無障曰永言乃所以自求其福必以我身作主乃見引詩本意

人有恒言

張洪陽曰凡人於尋常言語只輕易看過了都不得他言外意如今人開口便說天下國家不知這言語中還寓根本意在○姚承菴曰身是天下國家之根本孟子欲剔出此本以示人故舉恒言推及之不是蕪說恒言不知其序○王觀濤曰本只是一箇本所謂修身為本是也上二本字只是末中之本○徐儼

弦曰本字兼好不好兩邊說○人多在恒言外覓個本不知天下之本隱然在天下中國之本隱然在國中家之本又隱然在家之中而恒人實一槩不知也語甚直截
為政不難

李衷一曰通章重德教二字言教不以政而以德即跋扈者猶心服而况世篤忠貞者乎慕即慕其德見非懾於威而誦於勢也○姚承菴曰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廣吾所行稍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且不免生其窺伺之心故須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孰接一幕字正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

力不得國與天下之心非必探巨室消息而後慕也○巨室之慕只從吾身之正而無可取怨怒來何等簡易○方文伯曰慕與溢字相關慕有欣愛戴之意非平日德教滲入人心安得此浸灌溢出的光景○董思白曰由巨室慕而一國慕以至天下慕只一滾下來沛然意自可想

天下有道

方文伯曰首節論天之當順而下則反覆明天之可回蓋挽回無道之天原不筭做逆天○沈無回曰此章全為七雄中之不度德量力者發○王觀濤曰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夫以

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小德大德等通指諸侯若有道無道
中含個天子在○順天者存亦是盡人事以聽天非任其見後
於人而已○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
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蘇紫溪曰通章是激諸侯之自強非
以景公為順天而今之諸侯為逆天也况齊非弱小之邦而嫁
女蠻夷亦非順天之事夫都謂景公惟不能自強故雖以伯勝
之餘不得受吳命今諸侯而恥受命如何得○涕出女吳只
粧點一恥字既恥為大國之役定須自強今反去學他如何是
好師字最妙先師不是已亡之稱○管登之曰小國原不指滕

薛蓋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看若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為善
國而已○徐徹弦曰如恥之何以兼大國言蓋大國亦有時為
強國所役如齊桓時則齊強而晉楚弱晉文時則晉強而秦齊
弱五年七年孟子亦自度其能如此○王觀濤曰仁不可為衆
指文王說言人皆歸心衆者遇之失其衆也○國君好仁再見
善戰章當緊接欲無敵於天下不併作孔子之言○方文伯曰
強大之國盛其氣焰以薰灼當時而當時不得不為之役是為
執熱乃文王以清冷之水沃之而如熒之虐頓熄故曰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焉

求仁者可與言

杜靜臺曰不仁而可與言雖是反言以決其必然亦寓傷嘆之意而動其轉移之机也○莫中江曰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吳無障曰水清斯用於纓濁便移之是雖欲與清同濯不得雖欲與濯纓同貴亦不得雖未露自取隱舍警惕人意在○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味之覺得其中自有妙理在指點一斯字出來不知生許多見解○王觀濤曰身不修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

桀紂之失天下

吳無障曰此章是歌動當時之為仁以今天下節作主上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下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沈無回曰一邊下個歸字一邊下個敵字二字正相綰結歸則不待敵况有以敵之乎敵則必有歸况歸又其欲乎欲王者決不可失此机会也下又危言以動之見失此机会必至死亡今諸侯何可不猛省下手○據時說言病日已深當急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君當急於行仁下四句只反言以見蓄之不可不早耳非至此乃言當急也然細玩本文及註則今之欲王者還是慨嘆

當時好仁之晚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言以數年之桀紂求為一旦之湯武此必不得之數也與固難卒辦相應然時雖已後及今屆之猶可及比常說只多一轉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

吳無障曰天下自暴自棄的人不知他是什麼見識看來仁義至美而無可非又自有而必能為者而自舍之自曠之真是可哀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沈無回曰此為當世之君而發觀下章即說人之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見○王季木

曰不可與有言在不見信上見不可與有為在不能勉上見總是絕之、辭非斷之、辭○朱子曰自暴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為暴戾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自暴刑惡所為自棄柔惡所為○王季木曰言非禮義且勿說仁義之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亦須說得含蓄方不碍下文○王觀濤曰首重二自字見道本固有人自失之後重人之二字言人所自有失之所以可哀此一章血脈禮義猶云道理只寬說至仁義方着寔故下只申言仁義○湯霍林曰仁是他安身立命的宅子義是他四通五達的正路不是喻

三
辭

道在邇而求諸遠

蔡虛齋曰此責人思以道術易天下者○姚承菴曰上是病求道之太過下正指此道以示人非由邇及遠之說○吳無障曰只存一求之心便馳騫高遠蘇子謂道可致而不可求意蓋如此○下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與人看言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說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

焦漪園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之邇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明善只是誠身的工夫○為世多以諛悅求容詭隨求合阿意從親者故獲上等各以有道言然總之只一誠身盡之矣○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寔有此心如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黃葵峯曰反諸身不誠非專指事親說只統言理之体於身者一一皆寔之謂○明善即明這身之善一其字可味○王觀濤曰天道以賦於人者言看註在我二字○程竹山曰此非辨誠有天人蓋推原人之本有是誠也○吳無障曰凡人意念只到真實處則天地可

格鬼神可通金石可流禽獸可化况人懷血氣心知之性其情欲嗜好與我俱不相違至誠德極其盛任他冥頑不靈也變易其心腸轉移其志慮他原不是用意來應我却自然不知不覺精神通洽故曰動不誠非全然不誠只畧有些不誠便不能動如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只緣非至誠故不能格猷公耳通章總是使人思誠故復以不誠決之不作能誠之驗說○觀書蒸字又不格茲蒸字最好想動的意思

伯夷避紂

人只怕不能真行王政耳若其能行天下人心有忽然動其歸

往之勢者即如文王本以服事殷何嘗欲王而伯夷太公一處極東一處極北乃聳然傾慕若此則以養老之政誠係其心也世主何莫師文王○舉一東海北海見人心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欲歸文王之意○王觀濤曰以父字換大老字為下係人望張本其子焉往只是不約而同之理父子字勿泥○沈無回曰曰七年曰必見王道非迂濶而難行

求也為季氏宰

沈無回曰富強總非美事此非末減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者之律耳○土地何能食人但人由土地而死若彼率引之使

然小註作率循之義語便不活○焦漪園曰罪不容於死者謂一人之死不足贖萬人之命也○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三者是一條路上人但非身親為戰者故姑次之○董氏彛曰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上刑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存乎人者

吳無障曰舉世以為人蔽其心不可測度不知就人身論自有眸子把好歹多獻出與人看萬不失一○又曰良即良知良能

之良不須轉念心總動眸子便見○眸子以神用不比其他以形用者故曰良或謂眸子最好觀人尚落一層○梁無知曰憑你良心喪盡此眸子之存乎人者到底不由你遮掩所以莫良○徐徵弦曰上用目則下飾觀亦據平日言若心不正則眸子不覺自眊亦非臨時所能飾也○輔潛菴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神見於目者精聚而明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此所謂不能掩者也○沈無回曰以言觀人自是正法但末世滋偽亦有言不可憑者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非謂可全廢聽言也○吳因之曰古今以來只為心迹兩字糊塗

了多少人物聖人持衡鑒物正欲窮人心曲隱微於疑似之表
決不瞞昧過去○王觀濤曰上重胸中不正一邊此能匿於言
而不能匿於眸子之偏重不善上世原無自匿其善之理

恭者不侮人

沈無回曰此章為當時之君竊恭儉之名者發聲音笑貌從唯
恐不順生則其為恭儉也正侮奪之深也豈不侮不奪之謂乎
○李衷一曰世有陽為恭儉陰為侮奪者如以虛拘為折節以
屯膏為惜費是也推其心方唯恐人之不順已設侮奪不得必
且訑之之色見橫征之令下矣孟子誅其隱而斷之曰惡得為

恭儉故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決偽為不得也即是
上句意○季彭山曰凡人恭者但能致敬於上至於下人則侮
之矣凡人儉者止是不施於人至於取人之際則奪之矣故必
不侮不奪然後為恭儉之實○倪伯昭曰看侮人奪人意恭儉
與交際無干只着治國一邊說

男女授受不親

李貞菴曰孟子所謂權所以濟禮之變是權在禮之內髡所謂
權乃越常道以濟一時之事功是權在道之外也○王觀濤曰
夫子之不援只要他從權未必在不見諸侯上本意欲其枉道

三刻冊初微言 下五
求合舍所學而徇功利也○舍道而外別無可以援天下者若枉道是失其所以援之具也而已與道離徒然有箇空手在將使我亦以手援天下乎手援只影帶援嫂說不是實語

君子之不教子

季彭山曰此為不肖之子而發蓋父能責善乃賢父也但恐不量其子而過求之則至傷恩故發此論○徐徹弦曰勢不行言不必論理即勢必行不去夫子未出於正何所憑據而云然乃是父既責望其子亦起憤懣之心憾詞也且亦只推其心未必果如此說○王觀濤曰則惡矣猶云非天倫之美事只以子

與入教便是易不重相易上○沈無回曰易子而教不得已為不肖子慮也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子亦何嘗不教○王觀濤曰責善即教以正也離即相夷不祥即惡也因上節是反說故此復正論其理如此

事孰為大

袁了允曰事親為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但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為大暗舍下本字說○吳無障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至孰不為事節

更不復以事守互言者上已說盡故也○又曰觀下文曾子養志為能事親之証則能事其親處即含養志意在○王觀濤曰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既形而曲以体之總是養志○曾皙欲有所與是其欲及物的好念頭正是他志○即是道曾子承順親意正所謂諭親於道也○徐徹弦曰曾子養曾皙下三必字○見有常意上必有酒肉是養親之儀下必請所與必曰有是承親之寔若曾元養曾子則必有酒肉之外餘皆不可必矣○李衷一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寔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餒一餘○看

做親意所存總能如此豈一時勉強做得來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用推到臨深履薄上方見曾子能事親處○吳無障曰事親必如曾子這等總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焦漪園曰若字輕不是說人能若曾子只就曾子身上說○方文伯曰本他平日弘毅之學戰兢自守上來不專重養志上

人不足與適
沈無回曰人不足三句一氣讀下首二句便覩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耳若無大人手段人適政間自不可少

三教冊補遺書
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
須有開導的道理不但嘿而而已○方文伯曰全重大人兩字
大人平日道德隆重自家絕無一毫非處故只把此身做君之
格式而令其嘿化不知所以然而然君仁三句俱在心上說
有不虞之譽徐徽弦曰毀譽已足失真况其間容有不虞求全者非盡行足
致毀譽者也兩有字宜活看譽而不虞如無源之水涸可立待
毀而求全如指玉為石久當自明故愛憎之口修已觀人者不
可憑也○沈無回曰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

如此不可知者耳

唐荆川曰不計較毀譽墮不自信
姚承菴曰見人須是自有主意

人之易其言

王觀濤曰人方以無所懲責為可得肆而孰知此乃其大不幸
也○此為人恒過然後能改之意

姚承菴曰責責任也不當責任看得事體太輕言所以易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焦漪園曰此戒人自滿不是論為人師○陳定宇曰好者自見
其有餘有意於為師而人未必師之也○程竹山曰師主教不
主學曰好為人師未可為也當學可知矣○方文伯曰人之患

言是人之通弊也不必作可患說

樂正從於子敖

王觀濤曰失身之罪最大而註以不早見長者為甚蓋言罪上加罪也○玩來見我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為而來及何所從來意正欲他就不蚤見長者上自悟從子敖之非○克以昔者為永久而孟子即以昔者罪之正謂昔者來便當以昔者見耳

孟子謂樂正子

饒雙峰曰樂正子以因便作帶來視為沒緊要事不知一失身

從之便是因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那時去就便愈難處○

沈無回曰謂正子因驩干進非也謂有意藉其資糧亦非所以論正子只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孟之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鋪啜耳此戒責而兼提醒之辭想正子聞之必爽然自失○又曰只君子小人自不同類觀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則與之同來便自可責不必別有意必也○方文伯曰凡人得道深看得世味淡不謂學古之道者亦然正是有信不過處

不孝有三

王觀濤曰此章專為舜而發上只將論孝引起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證也註中二不孝一失幾諫一失顧養○蔡虛齋曰三不孝皆是正路上差了脚與世俗不孝不同○李衷一曰告不告總欲得娶總為無後其無廢夫婦之倫與能貽子孫之保均也且既變通以成己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非猶告而何○告而娶者承親命以延親之祀不告而娶者又若俸親心以延親百世之祀是舜雖不告於親而寔舉此心以告之宗廟矣告不告總之為親故曰猶告○沈無回曰此章與上孟獨夫章皆天理人欲之最精析處倘父未至於必不可告君未至於必不可容而稍有一毫私意與其間便是不忠不孝之尤者

仁之實

沈無回曰此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驟語人以仁義智禮樂是性鮮不驚駭不知孩提知愛親稍長知敬兄即此便是仁義之實由此知而弗去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禮樂之而生便是樂故各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詞○羅近溪曰天下道理只是仁義乃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其名之實也試看人從母胎中來只曉得愛個親少間只曉得跟隨箇兄聖賢即此事親從兄的心便叫做仁義自少至老雖一刻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

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原自不肖去也久々不去則細々密
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容々自然有許多文彩亦非有意要
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父母昆弟和美一團雖欲不樂不容於
不樂生長暢茂以至舞蹈而不自知焉則樂之極已○吳無障
曰實如果實一般無限生機俱包含其中乃其發根處也○王
觀濤曰實字只一團真切的意思不在事親從兄之跡上說○
吳無障曰知是孩提時帶來的弗去乃所以為知莫說知了又
須弗去○徐儼弦曰心雖無窮不得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
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儀說節文二字甚好○樂斯二者句總

色下文樂則生以下皆是樂之妙處非樂之後總以漸而生也
機括一動真愛真敬自然流行○夏九範曰手舞足蹈形容之
辭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此便是無聲之樂○管登之
曰中庸謂仁者人也親之為大論語謂孝弟為仁之本分明以
孝弟為性中故物而仁統之也道何定名之有程子謂性中亦安得
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說得太煞吾謂性中亦安得
有仁義禮智四物也當其未落於情四者無可見渾然一理而
已

天下大悅

王觀濤曰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李衷一曰天下
悅而歸之方以舜為仁人為孝子而舜只自怨自責初不見已
為仁孝正其視天下猶草芥處與輕富貴無干○方文伯曰不
得四句側重順親一邊中間有化與定許多感格工夫在○徐
儼弦曰舜要盡個為子的道理就要做那順親的事業雖瞽瞍
不順道理的人至是亦底豫可見舜有無限精神把瞽瞍一副
心性都換過了雖未敢謂與道為一然較之前日欲殺舜氣象
何啻霄壤○又曰化者易其惡而至於善也定者止於善而不
遷於惡也

○三刻刪補四書微言十一卷終

